

# 情感的胜利:建筑师与家人的房子(5)

◆ 贾冬婷

## 东方文化和西方技术的糅和

汉宝德认为,在中国,老子的自然是道,这样的观念就是回到原始简朴的生活方式,所以“竹篱茅舍”就成为有高度精神价值的建筑观。而在建筑上把“竹篱茅舍”这种仅以弊身的粗陋居所,转变为高雅的文士住所,需要一个重大观念的改变,即素朴的精致化。而中国缺少了把素朴的建筑精致化的精神力量,明以后,在建筑上就与日本分道扬镳了。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文化上非常特殊的造物,中国式庭院,而把精致的素朴生活拱手让给了日本。而自然文化在日本则借由宗教的感染力广为流传,终于成为生活文化的主流,这种精神通过茶道之类的生活仪式传递到居住建筑之中。

日本建筑师前川国男在1965年《对建筑艺术中文明的一些感想》一文里阐述了以东方文化弥补西方技术的自觉:“现代建筑是而且也应当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及工程学的坚实基础之上。然而,为何它却往往会显出某种非人性的倾向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并不总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创造的,相反,确实为了一些别的理由,例如是为了利润等。另一种可能是在科学技术及工程学内部也包含了某些非人性因素。当人们企图理解某一现象时,科学就对它进行分析,把它肢解为几个尽可能简单化的要素。例如,在结构工程学中,当人们试图理解某一现象时,就采用了简单化和抽象化的方法。问题是,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否会导致脱离人类现实……我们必须回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从而探求能产生伦理革命的力量是否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宝库中。否则,我们就和汤因比一样,要在东方或日本的文明中去寻找它。”弗兰姆普敦认为,通过这种悖论式的提议,即传统的东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可能作为一种弥补西方技术专政的力量而生存下去的观点,使国际风格的时代不仅在日本,而且

在世界其他地方走向决定性的终结。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开启了对现代建筑的本土改造,日本现代建筑走上国际舞台。而自80年代后期开始,从丹下健三开始,到桢文彦、安藤忠雄、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伊东丰雄,再到最近的坂茂,日本建筑师获得了普利兹克奖的群体性肯定,也奠定了日本当代建筑的超然地位。在这一群体中,隈研吾清晰表明了自己对西方建筑的反叛姿态。在他看来,处于与自然精神分裂中的西方建筑的造型,常常表现为战胜自然的傲慢姿态——以萨伏依别墅为例,柯布西耶用底层架空造型,宣布将建筑从有害的自然中拯救出来。与此相反,隈研吾将他的建筑看作是被自然打败的“负建筑”。他特别强调“负建筑”里的“负”,乃是胜负的“负”。而作为对西方建筑垂直造型的反思,隈研吾确立了一种反造型,以日本传统建筑“地房型”的水平意象来弱化垂直形态。而在安藤忠雄的设计中,虽然也对现代都市环境不满,也不同于柯布西耶底层架空的对立意识,而是借鉴了传统庭院建筑的方式,以外观封闭而向着内庭开敞的姿态,将建筑从日常都市的繁杂中切割出来。安藤忠雄的另一种切割则是从材料上着手,在1972年建造的



■ 建筑师马清运在西安蓝田玉山镇建筑的“父亲宅”(玉石柴)

去吉长屋中,他一改现代建筑常用的大玻璃表面的开放性,而采用了厚重的混凝土。对他来说,混凝土是使“阳光创造表面”的最适宜材料。“在这里,墙变为抽象的、被否定的、接近于空间的最终极限。它们的现实性消失了,只有它们所包围的空间才是

现实的。”

现实的。”

1999年,弗兰姆普敦在评论中国的当代建筑时,引用了奥地利建筑师雷纳(Roland Rainer)1973年来中国后对中国居住的赞美:“此时此刻,我们会发现有意义的是,在三四千年中竟有亿人一直在一个相对小的面积里过着有修养的生活——他们的世界不是用机器而是用花园构筑的。”弗兰姆普敦的赞美指向了传统建筑,被认为是对中国现代建筑的隐晦批评。不过,近年来也有一批中国建筑师试图回到古典造园中的城市与山林关系,寻求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可能性。

马清运为自己的父亲在老家蓝田玉山镇建造的“父亲宅”就是一个典型实验。蓝田拥有蓝田猿人的遗迹,而玉山又是唐代大诗人王维自己建造的辋川别业的地方。“父亲宅”1999年开始建造,作为中国少数几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师,马清运一直坚持用传统

去颠覆传统,在他眼里传统只是为自己留下了一个最可能去突破的界限而已。如马清运自己所言:“父母是最接近自己的生物体了,所以玉石柴的建造是完全自发的、自我控制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危险性很高的愉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来隐藏个人对风格及形式的沉迷,无端产生马后炮理论直至说教的裂缝被揭开曝光。从此,建筑的问题被简化到费用、产权、施工能力、材料来源和生活状态这些问题上来,建筑师的所有努力及智慧被这些基本问题所提审和检验。”

蓝田玉山和秦岭山脉作为“父亲宅”的背景,形成了整个区域内巨大的景观变化,从陡峭的山峰到平缓的坡地、河谷,甚至延伸到一个资源丰富的中部平原。“父亲宅”坐落在河与山之间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地理位置,山间出产粗糙的石头,年复一年被河水从山体间冲刷下来,形成光滑的表面,也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材料。整个设计也是本着将石头质地和建造方法之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为原则,由此呈现出一座在粗糙与光滑的密度间、淳朴与现代的格调间游离的石头房子。马清运说:“这些石头从山上被冲到我家门前的河里时,已经走了许多路。农民们懒,不肯克服地心引力多花一份力气,手搬着河里的石头能放到多高就是多高了,这里的建筑于是有不同的等高线。”而圆石头和扁石头的质地也不尽一样,浸过水后颜色就更不同了,因此“父亲宅”在每场雨过后,墙上的石头都会变得五颜六色,很是好看。因为觉得这里和法国波尔多的景观相似,马清运还在房子附近种起了葡萄,建起了酒庄,以空间和产业的村庄改造作为献给自然和家乡的礼物。回到父辈的乡土,或许正蕴含着保罗·里柯(Paul Ricoeur)所说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处在一条隧道中,一头是古老文明教条主义的黄昏,另一头是参与普世文明对话的拂晓。”

摘自2014年43期《三联生活周刊》

## 神探

李动



### 15. 审讯奇才谷在坤

第二天,张德康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陆续走了进来,便悄悄爬了下来混到了上班的人里面。快下班时,他爬上鼓风机,拿下那包钱带回了家,把锁扔到了垃圾桶里。回家后,妻子问他怎么一夜不归,他说在外做生意,没敢告诉妻子真相。以后,他到储蓄所,买了“定活两便”存单,看风头已过,心又痒了起来,不久又偷了一次。听完张德康交代后,细心的裘礼庭还是请张德康给五元一刀的人民币打结,果然张德康打的是左结,印证了他是个左撇子。破案后,裘礼庭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像压紧的弹簧突然放松似的轻松。他查了一下台历,破案的那天是7月15日,与立下军令状破案的日期,还提前了两个半月。

再说谷在坤,他是803一队队长,一队也叫大案队,凡上海滩发生大案,谷在坤就白天黑夜连轴转。

每当嫌疑死人不开口,案件走入了死胡同之际,刑侦处长老端木便会拿着烟斗吐着烟雾道:“把谷在坤叫来。”谷在坤每次领命出山都是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他调侃自己办的案子都是“二手货”。自嘲之余,他每次接案后也是压力山大,但他每次接手大案不是急吼吼地仓促上阵,而是先到现场仔细查看,寻找线索和捕捉细节,并向知情人了解嫌疑人的性格特征,从外围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东西后,才走进审讯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与对手面对面地智慧和心理较量。在他高超神奇的审讯艺术下,那些死硬顶扛的嫌疑人纷纷败下阵来缴械投降,那些难以突破的重大案件终于起死回生顺利告破。故此,他被上海警界被誉为审讯奇才。

上海解放前夕,谷在坤尚在晋元中学读书。他是老二,有七个兄弟姐妹。因父亲是个工人,工资微薄,且正逢物价飞涨之际,谷在坤面临着失学的窘境。关键时刻,大姐悄悄地塞给他两块银元,说:“快去交学费吧,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他非常感激大姐的雪

中送炭,但也纳闷大姐的钱从何而来?上海解放后,大姐告诉他,供他念书的钱是地下党组织给的。

1949年9月,16岁的谷在坤中学毕业,他原打算投笔从戎,已是公安秘密战线上的大姐问他是否愿意去公安局,他不假思索地说:“我相信大姐,听你的安排。”开国大典之后,他便成为第三期公安训练班学员。

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谷在坤来到了市局社会处,专门从事反特工作。1950年,在侦破上海“二·六”轰炸案时,叫他“娃娃侦探”的侦察科长让他扮演流浪汉,守候在台湾特务罗炳乾据点附近,监视跟踪进出人员的行踪。大冬天里,他守候了三天三夜,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顾客,进了那家瓷器店。破案后,科长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你机灵聪明,是个干侦查员的料。”

那时的谷在坤年轻热情,充满理想,满怀激情,整天吃住在工作单位,一心侦破案件。在侦察科长的带领和培养下,谷在坤参与破获了许多特务案件,为此,他很快入了党,不久又担任了侦察组长,后来又当选为支部委员,生活向他展示了一条铺满阳光和鲜花的大道。不料1957年“鸣放”运动开始了,他在支部大会上真诚地提出了意见:思想工作要有人情味,希望在周末少加班,给予年轻人更多的谈恋爱时间。没想到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成了他攻击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证据,在内定名单中他被定为“右倾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很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几度春秋,几度风雨。他先后到农村扛过锄头,到工厂拿过扳手,16年劳苦,16沉浮,没有亲历者难以体验。他不仅要经受劳其筋骨之苦难,更要忍受政治歧视之郁闷。患难见真情,当年为了多些时间谈恋爱的女友,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失落而抛弃他,而是跟着他历经沧桑,饱经苦难。谷在坤之所以没有悲观失望和自暴自弃,妻子的不离不弃亦是重要的精神支柱,为了妻子和儿女,为了心中不灭的理想,他忍辱负重,争取早日平反。

经过自己的多次申诉和战友的鼎力帮助,1973年,大病初愈的谷在坤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市公安局。当时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谷在坤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是干侦查破案老本行。

### 9. 将会发生什么?

众人偷偷看着燕子,好像今天才认识她。老板走后,有人小声道:“你真强!你的北京话好酷,好像唱歌的王菲!”燕子低头继续洗她的碗,直到那从未被她留意过的男生,默默地来到她身边,突然用地道的普通话低声问:“卖给我一半儿,成么?”

燕子鼻子一酸。她都算不上认识他。她扭过头背对他,捋起落在腮畔的散发:“不用。”他却不知趣地坚持:“卖给我吧,明晚我请你吃饭,本来想从店里买的,现在只能跟你买了。”燕子不由停下手里的活儿。他二十三岁,瘦高个子,宽肩膀,穿着白衬衫和黑马甲。那是侍者的制服,意味着收取小费的资格。他有一张英俊的古铜色的脸。燕子扭开脸。厨房里有人在偷看他们。燕子没好气地把那盆菜用脚一踢:“都拿走吧!”

那天夜里,他开车把燕子送回家。在他执著的要求之下,燕子也同意,车子不搭白不搭。那是一段徒步四十分钟的路程,他的旧雪弗莱只用了十分钟。漫长的十分钟。

他说他叫高翔,山西人,25岁,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硕士。她也尽了搭车人的义务:她叫谢春燕,北京人。她没提学校。和芝大相比,不值一提。“春天的燕子。”他说。燕子心中一酸。很久没听到过“燕子”二字了。她说:“我不是燕子,我又不是一只鸟儿。”

从那以后,每晚十一点,旧雪弗莱准时出现在餐厅后门外,他则准时出现在覆盖着薄雪的人行道上。他们起先聊得并不多,到后来无话不谈。雪弗莱停在燕子楼下,车里弥漫着颓废的歌声: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窗外是冰雪覆盖的城市。燕子跳下车,一阵风似的跑进公寓楼。

他则静静地坐在车里。等她的窗户亮了,他才发动引擎。某天晚上,他突然说:“去我那坐坐吧!”“为什么?”“过了圣诞节,我就快毕业了。”公费生毕业要回国。可美国又有什么好?这里对燕子来说,原本没什么可留恋的。“着急回国了?呵呵,想你女朋友了?”他沉默。

燕子有种不祥的预感:“大男人还害臊?你女朋友漂亮么?”“没你漂亮。”那四个字,燕子终生难忘。“我不能去你那儿。你女朋友会

误会的。”

他把车开进街边的加油站。雪大了起来,并且起了风,街上空无一人。他下车去操作自助加油机,雪花纷纷落在头发和眉梢,把他变成圣诞老人。燕子讨厌圣诞,她更讨厌自己。突然一阵嘈杂。几个黑乎乎的影子朝着车子疾走过来。燕子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这在深夜的芝加哥并不算稀奇。他伸手去拉门把手,门却没开。他猛敲车窗玻璃,燕子慌忙扑向那个车门。门猛地开了,冰冷的风一下子涌到燕子脸上。他一头扎进车里,她没来得及躲闪,他的羽绒服包住她的脸。羽绒服冰凉,他的身体滚烫。

车门“砰”地关闭,发动机声嘶力竭。燕子想坐直身体,高翔却用力把她拉回自己怀里。“嘭”的一声巨响,她的脖颈一阵冷风,车子如脱缰野马般飞驰而出。他强壮的臂膀,紧紧把她裹在怀里。

车子不知疾驰了多久,才渐渐减慢速度。燕子从他怀里钻出来,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他那一侧的车窗碎了,窗外是向后疾驰的夜。

“亏了你们没枪!”他故作轻松,声音却微微打颤。“你没事了吧?”燕子的声音也在发颤。“没事。”他扭头冲她一笑。“你头上流血了!”“没事。”“给我看看!”“真的没事。”燕子不再坚持。他额头怎样,是他女朋友该关心的。

车子终于停稳。燕子一声不吭地下车,默默走向公寓的大门。几步之后,他又转身跑了回来,绕到车子另一侧。他的左侧脸颊,赤裸裸在她面前。两道很长的血迹,一直从眼角延伸到下巴。原来,在加油站的瞬间,他用自己的身体做了掩体。燕子沉默着拉开车门。他顺从地下车,傻乎乎跟着她,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孩子。燕子把他领进自己的房间,取出酒精、碘酒和消毒棉球。棉球到达太阳穴的时候,他一把把她抱在怀里。

天亮之前,四周格外漆黑。燕子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的身体滚烫如火。就在最恍惚的一刻,他在她耳边喃喃道:“我想永远留在你身边。”热气贯穿燕子的耳垂。燕子一把推开他,坐直了身子,扭亮了灯,炯炯地看着他:“你留下吧,永远留在我身边。”

## 黄雀

永城

